

IATC TW 2021年度論壇側記：評論的各種時刻，評論的各種焦慮 文／陳明緯（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 會員）

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自2017年重啟運作，2018年起舉辦年度論壇，欲開啟評論人與評論人、表演藝術生態乃至跨領域、跨地域的對話，論壇以「回應當下社會」與「建構評論公共領域」作為核心，主題從2018「評論的在地性」、2019「民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下的評論動力」、2020「翻譯，作為思想方式」到此次2021「評論的各種時刻」，年度論壇試著回應的是對現象的觀察，以及評論（人）的自我覺察、可能的焦慮。

受疫情影響，2021年度論壇順延至2022年辦理，討論的內容更完整的回顧2021年與這一年多的變動。此次論壇的前導活動（一）是三場〈能與不能：影像評論工作坊〉，討論從影像作品到影像化的表演藝術作品，觀眾、評論者該如何接受、理解與詮釋；前導活動（二）則與台灣舞蹈研究學會共同辦理〈國家舞蹈機構、評論與生態〉，講述當代舞蹈生態的變化和表演藝術的活檔案保存，召喚國家舞蹈中心的現身。而我主要參與的是〈年度論壇〉，包括台北場「年度作品觀察」、高雄場「逆向的評論：評論與構作」與「我們為什麼讀評論：評論的可讀性」，以及線上連線直播的「國際生態與政治：台港澳印泰疫情下的劇場評論」四場座談。

年度作品觀察：生活場域形塑的創作思考、生態發展與觀看角度

「年度作品觀察」是〈年度論壇〉中唯一在台北發生的實體場次，有趣的是，三位討論者分別以中、南、東部為範圍介紹作品與提出觀察。

石岡媽媽劇團是921地震後成立的社區劇團，《梨花心地》是其二十週年演出，陳元棠從作品中提出中部社區劇場因921地震的災後重建而扎根、逐漸發散，劇團成員在這二十年來經歷地震與勞動，持續農作生活、參與戲劇活動，走過地景與身體毀壞到重建，發展獨特的「益身美學」，作品有別於經常以語言敘事為主的社區劇場演出，以梨田農作、舞蹈、擊鼓等意象表現日常性與表現性的身體，也帶領觀眾在社區的公私領域移動、改變觀看角度，被動地展示作品外的生活、工作狀態與每個人觀看／被觀看的日常，還有社區因媽媽們參與戲劇而產生的變動，提出中部地區的劇場在二十年間以與生活對話的方式深入民眾群體，並試圖將身體、劇場的美學實踐在時空改變的現在做歸結。

梁家綺分享在南部所觀察到的表演藝術生態，作品多以回應「地方」為主題，台南不同的演出場館也分別引入二至三年期（或以上）的劇團與非專職劇場工作者合作計畫，「素人」這個詞可能不適用於台南了；除了劇場，博物館、美術館、文化園區也積極透過表演藝術和民眾互動；值得關注的是台南市文化局策畫藝術節慶的方向，其一以民俗／藝陣為主軸，而台南藝術節這幾年的變革則可試著梳理文化部門如何思考策展以及與地方團體（隊）的關係。在台南經常可見特定場域表演，近年許多縣市也試著以非制式劇場空間作為節慶策展規劃，她介紹的作品是耳邊風工作站的《女誠扇綺譚》，過去經常在台南的特定場域演出中，看見很「地方」的作品，主題圍繞著空間的歷史發展、生活故事，而《女》在安平樹屋演出，探問的不是空間發生過什麼事，而是如何運用、讓空間以現況成為演出的一部分，破碎的敘事手法是對習慣看「地方事」的觀眾提出挑戰，也可能打破因官方機制而逐漸定型的創作取向。

對於東部的觀察，盧宏文先以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切入，介紹《南濱奔日流》與冉冉而山劇場的其他作品，時間／空間、過去／現在是觀眾藉由儀式行為能強烈感受到的體感經驗，這些以身體、儀式、自然環境為底蘊，在當地發展而成的行為藝術創作，形成一種城市行銷無法收攏的異質景觀。回到戲劇作為溝通媒介的作品，他則以評論人與創作者、參與者仍在尋找對話途徑的「做劇場還是做社造？」提問，思考幾個非以演出計畫獲得補助、以社群、社區為主體的作品，透過社會參與和實踐作為創作方式，可以如何看待最後的「演出」？而當作品與觀眾已取得連結與共識，評論人的提出的觀點與「不開心」還需要嗎？

從單一作品要回應整個地區的生態發展並不容易，這有賴於分享者的長期觀察，以及不同團隊在該地的長期運作。主持人吳思鋒提出三位分享者選擇的演出都是反映政治、經濟、文化的創傷，或在機制的夾縫裡創造一種逃逸的路線，並試圖積累自己的脈絡。這幾個主要案例與我們熟悉的劇場演出不同，它們不在劇場建築裡發生，回應各自的命題，是生活場域的展示、場地運用方式的突破和獨樹一格的藝術實踐，正因這些演出的形成非一蹴可幾，循著團隊發展、作品創作的路徑，可以洞見創作者、參與者在不同地區的生活模式和思考，評論人在地區內、作品外的觀察，則整合這段時間、這些空間獨立運作的創作者和觀眾共同形成的樣貌。

過去的年度論壇主要以北、南部以及港澳地區的作品為觀察對象，這次讓北部在場（論壇發生地）但缺席（不討論作品）或可視為一種叛逆或表態，座談中亦有觀眾提問，沒有獲得回應。但從三位的分享中，可以看見的是所在地帶給創作的不同養分，依稀也映照地區外的觀眾進入這些作品時，若缺少脈絡的理解可能產生的浪漫想像或隔閡。除了觀看作品，也在這次的年度論壇中，看見生活於不同地方的評論人，對於地方的觀察和觀看作品的方式。

評論與構作：以分析、解讀、評價、記錄參與創作的不同時刻

在演職人員名單中，偶爾會看到戲劇／舞蹈構作這個職務，有的也稱作戲劇顧問或創作陪伴，在台灣，譯名雖然是這幾年才有較多的討論與定義，但實質的工作內容應該早已存在，許多被劃分在學者、學理論的，也經常會在不同作品有評論者與戲劇構作的多重身分。「逆向的評論：評論與構作」將構作視為可能在創作前端發生的評論，在這樣的命題下，兩者的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有什麼異同？曾在評論和構作身分間游移的耿一偉和樊香君是這場次的分享者，兩人近年較少寫評論，耿一偉擔任場館的戲劇顧問，也在不同藝術節擔任策展人，促成不同的團隊與創作者合作；樊香君則在2019年開始以舞蹈構作的角色與安娜琪舞蹈劇場合作後，思考評論與構作的倫理，轉以專文、專題為書寫管道。

耿一偉梳理三個面向，為藝術作品尋找社會意義，身兼創作者的陪伴者、諮商師、軍師，也因為大量的跨領域實踐作品讓構作這個角色更頻繁出現，他以歌曲《那一夜我喝酒了》中的「什麼時候應該給我關懷，什麼時候又應該要走開」形容戲劇構作和創作者的供需關係，若牽涉到文本，初期的研究需要密切工作，但進到創作、排練期就給導演空間，整排時再提供想法。樊香君則認為構作要與創作者建立信任感、找到對話的方式，前期進行研究、一同發展概念，舞蹈創作需要進到排練場觀看，在不停的變動中提問、挖掘、回饋，讓創作者能思索、確認作品要嘗試的內容，過往的經驗讓她跟創作者不只工作創作內容，也有意識地反思、找到溝通策略。

評論跟構作都是幫助大家更了解作品，戲劇構作更重要的任務是提早溝通，除了與創作者溝通作品，不管在團隊或場館，還要成為連結文本／作品與觀眾／社會的橋樑，這可能包括節目冊的文字撰寫，所以分析、解讀、評價、記錄的行為都早於評論，對創作產生影響，但也因此，構作更需要維持自由之身，與作品、場館有適當距離，才能保留不同的視野提出意見。耿一偉也提到，不管是創作者、構作或評論者，閱讀不同人的評論作品，對於各自的創作、構作與評論有所幫助。

無論是評論或是構作，需求量雖然大，僅從事單一職務者卻很少，經常聽到很多「只寫劇評能養活自己嗎？」、「斜槓劇評人」或是「非科班」的討論，現場觀眾也提問構作如何維生、又是如何養成。正因為構作與評論的養成多依靠個人的觀看、參與經驗，不管是理論研究、書寫、創作實務或單純作為一名觀眾，都是在累積可以如何看，才能在每次的互動中找到一個適合的角度來參與。評論和構作當然是理論實踐的可能，但也不會是唯一選擇，身分的流動中，可以獲得更多的視角，也能找到更適合自己參與的位置。

評論的可讀性：要會書寫、要會溝通、還要有我的觀點

「我們為什麼讀評論：評論的可讀性」是評論人對自我書寫的提問，也嘗試跟不同評論人、想寫評論的人、觀眾、讀者對話，討論為什麼讀／寫、如何讀／寫使得評論可讀。兩位分享者張又升和魏琬容寫評論的契機、方式和關注作品類別不同，但對於「為什麼讀評論」和「可讀」有著類似的看法，回到書寫者的筆下，討論如何讓評論可讀。

張又升認為問題可以從「他們為什麼不讀評論？」談起，在社會本體論中，行動先來、評論後到，評論須待事件大致結束才能發生，又當我們開始寫作時，就與現實正發生的行動暫時脫離，所以必然滯後。而行動者的語言和反思被大量的身體位移、觀察判斷、凌亂雜念和無意識所中介，我們所經驗、體會的事不見得需要物質化、形諸於文字，而沒有寫評論的人也並不代表看／聽不懂作品／事件，所以社會對讀寫評論的需求是低落的。有趣的是，當觀者都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作品／事件，卻有「讀不懂的評論」，或是「評論者的看不懂」，那麼我們為什麼還需要讀評論？

魏琬容開始寫評論是因為臉書發文很好笑，有人找他推薦作品、到後來成為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從社群媒體的想法交流到評論，這都是在溝通，當創作者有「評論人寫我的作品，但我看不懂他的評論」的想法，或是觀眾、讀者無法從評論中感受這場演出，便無法溝通、也就不可讀，所以，考量讀者群的設定、評論語言的使用以及建立自己的風格、準則能幫助溝通。評論人也在進行創作和記錄，找到書寫方式是重要的，魏琬容經常寫舞蹈作品，形容寫舞如撈金魚，需要用文字追動作，寫舞也如畫虎，先畫皮（寫出動作、質地、畫面），再畫骨（使用的手法、門派），最後才畫神（創作概念、精神）。讓評論可讀，更重要的是擁有自己的觀點，看到什麼、為什麼這樣看，看不懂就說看不懂，讀者才能讀懂為什麼評論者這樣寫。

當「黑特劇場」成為另一種更易讀的評論，評論人如何讓自己的評論可讀？張又升認為評論者要有一定的社會關懷和策略思考，選擇適合的評論對象、挑選切入角度，當讀者覺得評論跟自己有關，自然想讀；作為一種文類，保有評的本質，讓

自己的想法現身，也要適當的舉例與說明，不避諱使用「我」可以跟社會行動者拉近距離，這些都能讓文字好讀；幫助觀眾解惑、書寫出共感，向創作者（戲劇行動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與可能的建議，讓評論成為必讀。我們為什麼讀評論？當評論不只是抒發己見，而是帶著個人想法、找到溝通的語彙，嘗試對話，評論即可讀，也不會與創作彼此不理解。

台港澳印泰疫情下的劇場評論：接受、因應、重返

論壇之時，疫情爆發已逾兩年，許多的限制必然衝擊習慣現場、在場的表演藝術活動，面對這些改變，論壇的前導活動策劃了影像評論工作坊，也以線上對談「國際生態與政治：台港澳印泰疫情下的劇場評論」保持和不同國家的評論人交流，若想了解香港、澳門、印度與泰國的劇場評論與受疫情影響的情況，座談的直播影片仍可在協會的臉書、Youtube觀賞。

從陳國慧（港）、莫兆忠（澳）、Pawit Mahasarinand（泰）、Deepa Punjani（印）的分享中，知道各國評論人的社群都不是龐大的組織，各自也都有多重身分，包括研究者、大學教師、影評人，也有推動文化政策、資料蒐集、推廣評論等工作。發表評論的平台也從過去的報章、期刊逐漸轉到以線上平台為主，平常也會舉辦專題座談、頒發表演藝術年獎等維持活動。

受疫情影響，澳門的線上作品以現場演出的直播、錄播為主，較少發展真正的線上演出，對劇評人帶來的挑戰即是觀看的技術，包括硬體上我們如何看、團隊如何發表，以及劇場美學在鏡頭、線上可以如何發展、接收、詮釋。香港的劇場在2020年關閉了兩百多天，不只發展線上演出，也使用zoom進行線上評論，舞蹈年獎也新增了「線上演出獎」，當劇院重新開啟後，線上演出則又大量減少，不過，因為民眾需要使用「安心出行」程式追蹤足跡，觀眾基於保護隱私而降低進劇場的意願，也因為疫情期間許多紙媒關閉，或許在自媒體發表評論成為一種趨勢。

泰國兩間大型劇院自2020年4月關閉，至今仍未開放，不過期間仍辦理曼谷藝術節、線上的曼谷國際表演藝術會議，政府也為了維持藝文工作者的生計而推出線上演出的補助專案，但創作者和觀眾人數皆大幅下降，線上與實體整合的「混雜性」，以及不同領域間的「跨域合作」是仍在發展的兩大關鍵字。印度雖以英語為主，但整體來說還是多語言的環境，這也讓演出跟評論都更為複雜，疫情期間，政府對於藝文發展，尤其是劇場技術人員的處境毫無作為，加上種姓制度及階級隔閡，整體並不樂觀。

在各國評論人回應觀眾提問時，也可看見除了衝擊，疫情帶來的新思考。因為線上播映，讓創作者正視版權問題，也因媒介轉變，對「身體」有更多的討論，發展數位演出也考量鏡頭語言、納入影像導演的職務；《黛安娜王妃：音樂劇》在Netflix上播映後，再於百老匯劇場現場演出，創作者、評論人都還在追上觀眾的娛樂習慣改變、接收反應不同的變動中。

回到台灣，在年度論壇裡，無論是討論年度作品、評論與構作工作、評論書寫的座談中，討論的「內容」幾乎沒有受到疫情影響，談的還是大家熟悉的劇場，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台灣雖然在去年五到七月進入疫情第三級警戒，急促地發展線上演出，但在疫情稍緩後，創作者和觀眾還是很有默契地走向實體劇場，即便此時的台灣每日確診數不斷上升，場館、劇團還是在符合防疫標準的情況下努力地進

館演出。在國際交流中，大家視疫情為一種轉折，談現象、如何因應與結果，始終還是對劇場發展以及評論人的活動感到擔憂。

小結：評論的焦慮，評論人的必要

在今年的年度論壇的規畫中，主題比歷年來得平易近人，「評論的各種時刻」讓評論人、創作者、觀眾甚至不曾接觸劇場的人，能找到適合的狀態進入評論。這樣的安排也反映出此刻評論人對評論的焦慮與提問：誰在寫評論？誰在看評論？如何寫評論？如何看評論？這些問題對身在不同階段、位置的評論接觸者各自產生意義，最後共同指向「評論是什麼？」

「年度作品觀察」中，在不同地區生活的評論人，透過大量的觀賞作品，以及對團隊的長期追蹤，提出區域性的生態觀察以及可依循的具脈絡化的觀看方式；「評論與構作」將評論發生的時刻從演出後放到演出前，探問構作的工作內容時，也釐清評論對於創作的意義；「評論的可讀性」從讀者（包含創作者、觀眾等）的角度提問，以劇評書寫的方式回答，促成兩個立場的溝通以達成可讀；「台港澳印泰疫情下的劇場評論」既是因疫情而必出現的問題，也是藉機了解其他國家的評論現況，來反思、檢視台灣劇場評論環境。

問與答的過程中，評論人對自己的焦慮因多重身分帶來的不同視角、書寫養成的個人風格與方式，以及持續觀賞、參與的累積，似乎有方向可以解決，待下一步將討論議題深化；對評論的焦慮，則在各種時刻中，在在突顯其為何需要存在，作為紀錄、回饋，也是單一作品開啟更多對話的可能。這其中，唯一一個評論人向創作者與觀眾丟出的直球是「創作者希望評論人能理解他們，但我們很少用同樣的標準，回過頭看評論人的脈絡。」當評論作為一種文體、評論人有自己的脈絡，對話的前提也建立在彼此而非單方面的理解。

每場座談中，觀眾不約而同都提問「如何當評論人」、「如何寫評論」，或是分享自己過去理解作品或閱讀評論的經驗，在不同主持人、講者與觀眾的一來一往間，最後都結束在「評論到底是什麼」的討論，當然「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都是「有。」但真的有嗎？這真是一次論壇討論不完的問題，只能先做個小結，處理當下的疑問，處理此刻的焦慮。